

汪家花屋

李焕龙

沿着白浪翻卷的池河逆水而行,经过绿树成荫的迎池公路向秦岭进发,开车十几分钟便进入石泉县中池集镇。出镇口拐过一道山梁,便见路下如燕子展翅般展开一院古宅。那醒目的白墙青瓦,那刀旗般吸晴的封火墙,让人一见便知是典型的徽派建筑。

同车的石泉文友张君说:“这是汪家花屋,房主为乾隆年间的安庆府人,距今两百多年,为石泉县境内现存最典型的清代民居,早在2008年就跻身陕西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。”

当我们居高临下,目光如航拍般巡视了一遍这座背山面河、中间一大天井、左右各两个小天井的“五进豪宅”,便匆匆向河而行,走过入户之间的混凝土新路,东拐百步,行至古宅门前蒿草布满的广场上,去寻入宅路径。在“花屋民宿”老板和邻居大叔、大婶们的指引下,我们手持防蛇的竹棍,走过草丛,登上檐坎,把上锁的正厅大门推开一掌宽,观了屋中内容,再行至只剩两面残墙的东院,便由正房敞开的青石门框入内,看了均为二层楼建制的左右厢房、上下厅房与五道天井。复出院场,看一遍独立的门楼,行一遍宽阔的门廊,目测一遍荒芜的广场、坍塌的围墙与附属平房,便对汪氏造这大宅产生了一连串的追问。

当我询问谁人所造时,张君打开手机,边翻边说:“名叫汪高松,有图为证。”他走下正厅的石条台阶,边走边说,径直走到院坝坎边,猛一回头,目光越过房脊上的石兽竖耳,左手指向后山的松林,食指用力点着:“葬在那里,墓碑上留有记载!”我一看这比房子高出百米的壁陡山崖,不禁笑道:“老先生果真姓汪名高松,葬身如此之高的松林之中,永远俯瞰着他的基业、他的后辈!”张君说这里早无汪氏后人,边翻开手机里的图片,边念边为我指认着。那字迹工整的墓志铭告知我们:汪高松“原籍江南安庆府潜山县横河人氏,生于乾隆辛卯年庚月初六丑时,卒于道光癸巳年冬月初九未时,葬于石泉县中池大河坎,祖置陈家庄文林乡。”

碑文所示,让我们看到了汪氏高松先生的基本行踪:早就要去一趟东坡书院的,早就要去一趟儋州的,终于在近日成行。

自三亚出发,下了高铁后,我便一路直奔儋州东坡文化旅游区,我更愿意称它之前的名字:东坡书院。

烈日当空,院内游人寥寥。进入院门,正前方便是一个大湖,湖名“春梦湖”,微风荡漾,湖面波光粼粼,景色十分优美。沿着湖边的东坡桥直行,便到了著名的劝和园;再往东,则是劝学园和劝耕园。每处皆有东坡先生的雕像小品,表情栩栩如生,或凝神严肃,或言笑晏晏。

有关东坡先生劝和、劝学、劝农的思想,至今仍是儋州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当时海南境内汉黎杂居,两族互不信任,积怨颇深。东坡先生便公开倡导“咨尔汉黎,均是一民”,希望汉民与黎民和睦相处。他还劝导黎民弃陋习、务农耕,促进汉黎团结,因此深受儋州百姓的尊敬和爱戴,成为他们心中永世铭记的“拓荒者”。

过劝学园再往西北走,便到了鼎鼎有名的载酒亭和载酒堂。载酒堂始建于北宋绍圣五年。东坡先生到儋州后,一日与昌化军使张中同访当地土人黎子云。黎子云的住所前临大池,水林幽茂,小有藏书,众人便提议集资在此处建一所讲堂,以便东坡先生讲学。东坡先生欣然同意,并取《汉书·扬雄传》中“载酒问字”的典故,命名为“载酒堂”,从此在此屋以文会友。

江影涵空 王远峰 作

第1495期

踪:生于公元1771年,卒于1833年。其原籍安庆府,今为安庆市。其祖上为明清移民,随南方移民“填川陕”而来陕南。他们中的大部队沿汉江过汉中去了四川,他家却在池河入汉江的河口码头上,发现了近于南方的丰富植被及池河两岸延绵不断的川道、田地,便决定留下。

当他的祖先于桑麻密植的河川奔走大半天,走到中池,见到这四山环抱的小盆地里良田千亩、人烟稀少,便租了房屋、田地,借下子种、农具,在此安家立业。依着鱼米之乡的农耕之利,秦岭南坡的林果、药材之利,他们很快发展壮大起来,走上了耕读传家的兴业之道。传到汪高松这一代,已成大户人家。据说,他与上至石泉、汉中,下至老河口、汉口的众多官商为友,帮助家中既做汉江沿线的水运贸易,又做子午道沿路的旱运生意。

发现了池河为子午道原线的地利,是汪氏这类南方商人的慧眼识珠。当年的汪氏一族,在潜山为农工商交融为一体的名门望族,故其后人具备商人的敏锐。当他们行至池河口,得知从西京长安北来的子午道由此入了汉江,即知池河不凡。古人云:“秀才不出门,便知天下事。”当年王莽开通子午道的目的,就是为了避开黄河龙门之阻,打开秦岭通道,借道汉江,连通长江,实现朝廷对南方的统治,便利南方的钱粮税赋入朝。承载着经济、文化等多功能的一条古道,依傍大道而居,定会前景广阔!当原籍的亲人、池河的好坏得知汪氏在此发迹的内在原因,不得不对这类文人、此等商人高看一眼。

为何要说汪氏为优秀商人?当地久传的“榲皮换基业”故事,可为明证。汪高松退出官场,告老还乡,回到中池干得最漂亮的大事,是广收名贵中药材榲皮,且断言:“三年后池河必发大水,到时放船直达汉口,可卖个好价钱!”当他经过三年奔忙,几乎收光了秦岭南坡的榲皮,池河果然漫起大水。他乘机组织船队,装船数天,把数十吨榲皮借舟楫之利运往汉口,获了大利。回来后他即买下陈家庄,建了祖籍风格的汪家花屋。

儋州及其周边地区的裴闻义等士人,为向东坡先生请教,常聚于载酒堂。明代张习有诗云:“我来踏遍珠崖路,要览东坡载酒堂。”进入载酒堂的第一道门上,悬有“先生悦之”四字,道劲有力;再往前是苏东坡、其子苏过与当地名士黎子云的三人雕像,复刻了当年东坡讲学论道的场景。“高人庭院故依然,何时载酒寻诗,重约田家履践?”“学士文章今见否? 此地标奇揽胜,请看大海风涛”,这副由清代江国霖撰写的楹联悬挂于载酒堂两侧,历经岁月洗礼,依旧沉稳厚重。

东坡先生常在载酒堂传道授业解惑,儋州及周边地区也兴起了求学崇文之风。他曾作诗“引书与相和,置酒仍独斟。可以侑我醉,琅然如玉琴”,写他听到孩童读书声时的欣然之情。东坡先生的倡导与讲学,使儋州乃至海南求学氛围日渐浓厚,涌现出不少人才。其中,常到载酒堂学习的姜唐佐,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;符确则成为海南第一位进士,开了海南人中进士之先河,使得“琼之有士始于儋,琼之士亦莫盛乎儋。”

再往东行,便到钦帅堂和钦帅泉。据说钦帅泉乃东坡先生亲手开凿的古井,千年岁月流转,古井依旧澄澈如初,泉水清冽甘甜,滋养一方水土,也浸润着千年文脉。钦帅堂北边,有一小石碑,上镌“狗仔花”三字,这背后也有一个有趣的故事。相传王安石曾作诗“明月当空叫,黄犬卧花心”。苏东坡看后觉

他为何把豪宅建为“一井连四井、四合五天井”的形制? 此谜给池河流域留下了百年猜想。我不愿把事理推至高深莫测,只从其墓碑文字简单判断:他有四子,四人各居一处小天井,围着他这个大天井,则是一门五户、众星拱月的自然布局。

当我在汪家花屋内外看了建筑形制,横穿池河两岸看了地理环境,进一步得知了汪高松先生当年建造此宅的良苦用心:他不在集镇选址,而到镇外上方这个小山梁的背面造屋,实为僻静和安全之需;他在池河北岸、子午道之侧,距百米的台地之上、山根之下筑屋,既有近水之利,又有稳固之虑;他让院门“腾芳”中轴、偏向上游,是为避开河风,也免得行路、行水之人窥视院内情况;他把院门建成了碉楼,楼下通行,楼上设哨,那些住于碉楼之上和侧边平房的家丁,战时为兵,平时为农,是为护家看院;他把每个天井的水道均用石条砌严,下水口的封石均凿空为铜钱状,以寓“水能生财”之意;他把每一天井楼上楼下的四面木窗,各刻福祿寿喜之类文字,以祝愿家人幸福安康;他于正厅前廊两通通往附院的侧门额头各嵌“兰桂”“腾芳”木匾一块,以期子孙昌盛、家族显达;他把各厢房的花格窗均设计为“龟背锦”组图,亦如巨廊柱上、石条门框上的花鸟虫鱼,皆求吉祥安康;他让山墙、封火墙、厅堂墙面点缀着祥云、如意类的壁画,无疑是为营造满门瑞气的生活环境;他让门前院坎、田坎、地坎、路坎都选坚硬的河石砌就,是为基业长青、世代昌隆,然而,事与愿违!他盼家业世代兴盛,怎奈后代无以为继。

房屋易主,业不由己,“汪家花屋”从此只剩一个名号。

今天,当我沿着池河走向秦岭深处,发现子午道沿线这样的深宅大院不少,这般的空屋里藏的故事亦不少。当我透过汪家花屋的草丛、残墙去探寻那些随风而去的人物与故事,则知汪氏们的命运只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。他们的故事无关悲喜,他们留给人间的一砖一瓦,均是社会发展的见证,是我们敬为文化基因的珍贵遗存。

得不合理:明月怎会叫? 黄狗又如何卧于花心? 于是将诗句改为“明月当空照,黄犬卧花荫”。后来他被贬至儋州,亲眼见到一种当地小花,花蕊宛若小狗蜷卧其中,花名就叫“狗仔花”。他还了解到当地有一种名为“明月”的鸟,叫声婉转动人。这才恍然大悟,自己当初错改了王安石的诗。此后,“狗仔花”也因这段轶事而名扬天下。

来到东坡纪念馆前,我不禁想象,九百多年前,他又是怎样的心境?“今到海南,首当作棺,次便作墓。”人生七十古来稀,彼时他或许已做好终老海南的准备。绕院子一周后,我来到长廊,墙上皆是东坡诗词的雕刻和历代名家的字画。每一方碑刻,每一幅笔墨,都是后人对东坡先生的敬仰与缅怀。碑刻为首的,便是那首传诵千古的《别海南黎民表》,字字句句,皆是东坡先生临回中原时对儋州百姓的不舍。临别之际,他或许眼含热泪,写下这样的诗句:“平生生死梦,三者无劣优。知君不再见,欲去且少留。”

“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世间难得一东坡。也许,我们每个人心中,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苏东坡。他是文学家,诗词文章冠绝两宋;他是书法家,行笔纵意,气韵天成;他是美食家,日啖荔枝,酒煮生蚝;他是哲学家,通透旷达,参悟禅机。人生为何不快乐? 只因未读苏东坡。

离开时,我朝着东坡纪念馆鞠躬三次。别了,我的精神偶像;别了,儋州东坡书院。

他怕我人小端不稳烫着手,非得亲自端到桌上,轻轻放下,然后用那双粗糙的大手,轻轻地摸摸我的头,叮嘱一句:“娃子,慢点吃,别烫到。”那一瞬间,碗里的热气扑在脸上,心里却比汤还要暖。

有时候客人不多,我边吃边偷偷看他。他就坐在灶台后的矮凳上,摸出旱烟袋,点上火,眯着眼睛吧嗒吧嗒地抽。烟雾缭绕中,他的目光穿过灶台,落在我身上,带着笑意。那眼神,像看自己的亲孙子一样。

中考那年,考前三天,学校放了假,让我们在家自己复习。那三天,我每天六点多就起床,天刚蒙蒙亮,街上还没什么人,我就拿起复习资料,推门出去,先到马爷那里吃一碗头汤。头汤是早上第一锅汤,最浓、最鲜、最有味儿。马爷知道我要考试了,那天,他把肉切得满满当当,堆在碗里冒了尖。我掏钱出来,他一把按住我的手:“娃子,这碗不收钱,你好好考。”

我愣住了,想推辞,他那只大手在我肩头拍了拍,力道不轻不重,像是把所有的鼓励都摺进了我的骨头里。那天早上,我捧着那碗热腾腾的羊肉泡馍,眼眶差点掉进碗里。吃完以后,我去江边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复习,江风吹过来,心里格外踏实。

那一碗碗羊肉泡馍里的营养,早就变成了我的骨头和肉,而马爷那份沉甸甸的善意,也一直留在我心里,从来没走。

时光如梭,我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中年男人。听说旧城改造,大北街早就变了模样,马爷的店不知道哪一年关了张,也不知道他哪一年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每次路过那个街区,我总会在心里停顿一下,想起那位高大的老人,坐在灶台后面抽着旱烟,眯着眼睛朝我笑。

大北街往事

魏田田

上小学五年级那年,我家搬到了安康城区大北街的原地委家属院。学校在安师附小,从大北街出发,穿过鼓楼街、解放路,再经过城门洞,单趟两公里多,一天三个来回,全靠两条腿走。那时候,我瘦得跟麻秆一样,别的同学跑着跳着,我却常常走到半路就腿发软,书包像灌了铅一样沉。

家属院对门有一家羊肉泡馍馆。老板姓马,街坊邻居都叫他马爷。马爷一米八几的大个子,胡须和眉毛都花白了。他有一双大手,常年揉面,长满了茧子,指节粗得像老树根。

我第一次去,就爱上了他家羊肉泡馍的味道。汤是用大骨和羊肉熬了一夜的,浓而不腻,鲜而不膻。汤清见底,上面漂着一层薄薄的油花和香菜碎,金灿灿、绿莹莹的,看着就开胃。

父母见我爱吃,又想着给我补身子,便时不时让我去吃上一碗。那时候一碗泡馍不算便宜,可他们一个星期总让我吃上三四回。说来也怪,就这么一碗一碗地吃着,我的身子骨慢慢硬朗起来,腿上有劲了,跑起步来也不喘了。后来学校开运动会,我居然拿了个短跑名次。

马爷很喜欢我。日子久了,他摸透了我的口味,知道我爱吃羊心。每次我去,总有一个羊心完完整整地放在案板的角落里,没有切过的痕迹。

那时候不懂事,只觉得每次都能吃上羊心,是自己运气好。后来才明白,那个羊心,他完全可以切开卖给别人,可他就那么留着,等那个瘦瘦小小的少年推门进来,掂着脚扒在灶台边,眼巴巴地朝锅里张望。

他看见我,总是笑呵呵地从灶台后站起来,切好肉,帮我端碗。那碗汤滚烫滚烫的,

前些日子回老家,在侄子开的农家乐小住。他的三层小洋楼建在山脚下,门口立着罗马柱,窗周、廊檐装饰浮雕,屋顶设计成高低错落盖瓦的阁楼,庭院里种满了鲜花,院前是菜园和藕池,还有绿油油的稻田。对面不远是清澈的小河,大白鹅和鸭子在河边草丛觅食,有好几辆挂外地牌照的小轿车停在路边停车场,那是慕名而来的城里人到此休闲度假。

是夜,我又听到了蛙声,是那么熟悉,那么悦耳,那是久违的惊喜,是属于家乡的声音。

我的家乡在秦岭南麓的大山里,一条叫红石河的小河贯穿始终,顺着红石河往里走到终点,就是与湖北交界的界岭山。人们习惯把红石河流域前段叫前山,前山的山相对低缓,地多向阳,亩产也高;后段叫后山,后山的山高大险峻多岩石,土薄地少,亩产也低。因此,住前山的人较后山,就有种优越感。

我家住在后山。过去,在哪儿生根发芽是祖上决定的,山高坡陡也是自然造就的,大山里的人想要改变难上加难,可我的乡亲们就是不认输。他们从不抱怨困于大山之中,他们是农民,农民就是要有种,才能有饱饭吃。大家把山里的石头撬出来,用来砌石坎,一片片梯田铺展开来。梯田七成在河谷、沟边,种上稻子,三成在坡上旱地,种上杂粮。

当时,我们小队九十多口人,有稻田六十多亩,旱地人均一亩多。1975年红石河发大水,将成熟的水稻冲毁了一大半,可大家纷纷擦干眼泪,把房屋、堤坝、田坎修建得更加结实。

我参加工作后,从乡镇一路辗转到县城,再到市区,距家乡越来越远。每到夏天,总是怀念家乡稻田里的阵阵蛙声。记得先是一只蛙轻轻吟唱:呱呱、呱呱……充满节奏的声音划破寂静的夜。须臾,两三只蛙应和:呱呱、呱呱、呱呱、呱呱呱……一声紧似一声。然后更多的蛙不断加入,千万只蛙鸣声排山倒海袭来,时而戛然而止,时而又于寂静中一只蛙呱呱独鸣。众蛙鸣而高亢激越,独蛙鸣而清婉悠扬。这分明是蛙们在稻田里举行音乐会呀!

小时候听说青蛙分公母,会叫的是公青蛙,母青蛙不会叫,我十分好奇,总想弄明白是不是果真如此。我们一群孩子走在田埂上,见青蛙从脚边蹦过去,迅速伸出手,拱起掌心,以泰山山顶之势扣住它,想认出它是公还是母,用指头轻点它的脑袋,捏它的下巴,对它喊:叫、叫。然而它总也不叫,一声不吭。我们无从分辨,只好放手,任由它惊慌跳逃远去,而我们到底也没弄明白青蛙公母的事。

我更好奇的是稻田、河沟水中那些一团团像透明珍珠一样好看的青蛙卵。看着珍珠中的小黑点儿一天天慢慢变成了一个逗号,逗号又长出了小脑袋,小脑袋鼓起两只大眼睛,然后长出两条后腿,再过两个星期,从腮边又长出两条前腿。那时,我搞不懂它们为什么先长出两条后腿,之后再长出两条前腿? 为什么四条腿不一起长出来? 变成青蛙后,为什么又不见了尾巴? 好多好多的疑问,没有人能解答。大人们只会在看到捉青蛙和蝌蚪的孩子时,大声呵斥,严厉制止。他们说青蛙是害虫的天敌,是庄稼的保护神,没有它们,人就得饿死。

从此,我对青蛙怀有一种敬意,常常在闲暇的傍晚,搬个小凳坐在场院边,或是在寂静的夜晚,躺在床静静地听取蛙声一片。

我到过很多地方,有些地方的稻田远比家乡的稻田壮观,却没有听到他处的蛙声像儿时听到的蛙声那么悦耳动听。后来明白,他乡何以有我老家那青青的山、清清的水、亲亲的人呀。那里是青蛙的天堂,也是我可爱的家乡。

南官山下桑叶鲜

陈勇

南官山下,岚河之畔,孟石岭镇桃园村的清晨,被一缕清甜的桑香轻轻唤醒。连片的蛋白桑园顺着山势铺至山脚,风掠过枝头,嫩生生的桑芽微微颤动,清香漫过田间,也漫过往来游人的鼻尖。

车出岚皋县城,沿着蜿蜒的岚河一路前行,约莫半个小时,便到了南官山南大门,再往前走上一段路,拐过一道弯,过一座桥,桃园村就静静出现在眼前。

村子依偎在南官山脚下,岚河升腾的水汽与山间云雾交织缠绕。抬头是云雾缥缈,低头是田园静好。一水之隔的武学村旁,清代便闻名陕南的周氏武学馆静静矗立,河岸是连片的翠绿桑田。

一方水土孕育出一方地道物产。桃园村温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土壤,滋养着每一株蛋白桑,成就了一道上好的食材。此番前行,是应周益琳之约。游园过后,热情的主人就地取材,用园中新鲜的桑叶烹制出一桌特色菜肴。

谁能想到,从前用来喂养蚕的桑叶,如今变成餐桌上的美味。主人把采来的鲜嫩桑叶切碎揉进面里,蒸出来的小馒头绿油油的,飘着淡淡的桑

叶清香,看着就喜人,咬一口,口感松软;桑叶凉粉像块透亮的玉,浇上醋、酱油,撒点葱姜,吃起来清清凉凉,滑爽顺口;桑叶夹肉、桑叶酥卷,又是别样滋味,新鲜的肉馅只放少许盐调味,保住肉本身的鲜香,再取两片桑叶夹上肉馅,裹上面糊下油油炸,炸到外皮金黄便出锅,成品外皮焦香,内里肉质软嫩,清香裹着肉香,让人口齿生香。

席间闲谈时,周益琳笑着说起,真正的美味不需要繁复的技法,简约的烹调就能留住食材本真的风味。清炒桑芽、桑芽豆腐汤、凉拌桑芽,做法都很简单,如今岚皋县城里不少酒店、乡间农家乐,都把桑芽菜品添进了菜单。

好味道,终究离不开用心甄选的食材。当地采撷桑芽向来讲究,只选取树梢最嫩的两三片新叶,趁着清晨露水未干及时采摘,当日便加工处理,牢牢锁住桑芽嫩、鲜、脆、甜的原生口感。无论是焯水凉拌,搭配腊肉清炒,还是熬煮鲜汤,做法都朴素简单,却将桑芽的鲜香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青山含翠,桑香绵长。一道道鲜美的桑味吃食,饱含着山间的灵气,也藏着当地人的心意,让人吃过一回,心中就总惦记着。

岁月清欢

何娟

守在秦巴褶皱里的平利小城,一晃已是四十余载。几番世事起落,曾经追着外界热闹奔走的心渐渐沉静下来,也慢慢从人情往来的纠缠内耗里抽身而出。走过半生风雨方才了然,世间最动人的滋味,是寻常日子里一份朴素的岁月清欢。

小城依山傍水,没有车马喧嚣,山风带着山林的清宁之气,穿街过巷,拂过田陌草木,也拂去心底积存的浮躁。辗转半生方才醒悟,人生最好的归处,不是远方遥不可及的锦绣盛景,而是双亲康健、内心安稳。

闲暇的时候,陪父亲闲话往事,帮母亲打理家中琐碎,看着二老身子硬朗、心境平和,心中便是踏实。父母一生勤恳良善,待人处世淡泊知足,不争不夺、不攀不比,这份风骨潜移默化地磨去了我的焦躁,教我学会安稳度日。

从前寸步不离的小女儿,渐渐褪去稚气,踏入初中,心智日渐成熟。看着她日益独立,拥有清晰的主见,敢想敢说敢表达,我满心欣慰,这正是少年鲜活可爱的模样。身为母亲,眼见她